

〔第2册〕

自化文◆主编

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

〔第2册〕

白化文◆主編

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國家一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 . 第 2 册 / 白化文主编 .  
— 济南 : 山东人民出版社 , 2015.5

ISBN 978-7-209-08887-9

I. ①中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名人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近现代  
IV. ①K8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 049622 号

责任编辑 : 刘 晨

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 . 第 2 册

白化文 主编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: 250001

网 址 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市场部 : ( 0531 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16 开 ( 185mm × 260mm )

印 张 41

字 数 80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8887-9

定 价 400.00 元

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( 010 ) 57572860

## 序 言

历史人物轶事，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自汉代起，在各类书志中就有载录，特别是魏晋时期，品评、臧否人物之风盛行民间及士大夫阶层，此类著述更是蓬勃发展。到了明清，特别是近代，数量更是剧增，品种也颇繁杂，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现象，又因为其特殊的趣味性而有了更多的读者。

所谓“轶事”，是指“正史”之外各类野史笔记、稗乘杂史、家史家书和名人书信中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。而历朝历代，都有一些文人对其加以搜集整理，有的学者更有浓厚兴趣对其进行研究、撰述，给这类轶事构建了进一步传播的路径，也为“正史”研究者拓展了视野。有的轶事，甚至被民间的大鼓、评书艺人改编，被写进“演义”“话本”中，得到了更多的传播。

做研究的人往往深有体会，当想利用“正史”写文章时，所谓“正史”里却提供不出具体且有价值的东西；当不用它时，觉得又很有价值。所以，历代常有许多学问家，很看重野史和家史的价值，特别是各类名人“轶事”，从中去粗取精，可以加深对有关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，有利于拓展认知的广度与深度。所以明代大学问家王世贞才有关于正史、野史和家史的一段辩证的观点，他认为：“国史，人恣而善蔽真，其叙章典，述文献，不可废也；野史，人臆而善失真，其征是非，削讳忌，不可废也；家史，人谀而善溢真，其赞宗阀，表官绩，不可废也。”王世贞的观点很切实际，一方面，他认为对正史、野史、家史的得失应做综合评价，不要孤立地看问题；另一方面，他又认为对野史本身应辩证地对待，以免陷于偏颇。他的观点，事实上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正是得益于这些野史和家史（当然也有其他著述），所收录的近现代名人范围较广，既有晚清的维新人士、革命志士、文人学士、杰出妇女，还有官僚政客、军阀流氓、商人巨贾，甚至还有宫廷太监，等等，可谓集大成者。由于内容多不见于正史，故可以从一些侧面补正史的许多不足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一切从史料出发，从近现代出版的各类书刊、报纸中辑录、编排而成，既是一部学术资料，又是一部大众读物，既适用于专家学者做研究时参考、利用，也适合普通文史爱好者的休闲阅读。相信各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，从这些历史名人轶事中，发现、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恶，体会社会的风云变幻，感悟人间的世事沧桑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编委会

2015年3月12日于北京

## 凡 例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是一套大型史料类工具书。丛书共分为十册，收录了一八四〇年以来，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活跃于近现代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人物近四百人，轶事四万余则，总计约八百万字。

丛书所收人物，包括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实业、社会等各个领域，而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等各领域为宏。

丛书以人物出生年月为序，次第分册，各人独立分卷。同年出生的，则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实业、社会等领域排序。每位人物的各类轶事，依照其生平事迹，次第辑录。

丛书各卷基本由“小传”“正文”等两部分组成。“小传”即传主一生主要事迹之载记及相关成就之述评，短短几百字，使读者迅即明了传主之生平事迹、事业成就、历史地位等。“正文”即传主一生轶事之系统辑录。

丛书史料性、趣味性并重，力求使读者一册在手，概得其全。各卷少则数十条，多则数百条，力求于有限之史料内，展现传主多彩之人生。所引文献，均为“当事人”记“当时事”，所谓“于史有征”“于事有信”者也。后生晚学之研究性著述，不入征引范围。所据文献，多为一手资料；也有个别生僻条目，系据他书而转引。

丛书卷帙浩繁，征引文献出于异时异地之多人之手，个人政治立场、视角维度不同，对事件、人物之臧否或有差异，为重史料原貌故，未作修改，以合乎今人之观点，特此说明；如作征引阐述时，需斟酌使用。另外，同一人名、同一地名等，各人记述略有小异。如鲁迅，或作“周树人”，或作“树人”，或作“周豫才”，或作“豫才”

等；北京，或作“京”，或作“京师”，或作“北平”，或作“平”等。文中各存其真，并不强求统一。明显之错字、别字、衍字、衍句、缺字缺词等，则径自补正；不再另出校记。

## 目 录

序 言	001
凡 例	001
张之洞卷 ( 1837 — 1909 )	001
刚 毅卷 ( 1837 — 1900 )	078
薛福成卷 ( 1838 — 1894 )	086
杨守敬卷 ( 1839 — 1915 )	090
曾纪泽卷 ( 1839 — 1890 )	096
任伯年卷 ( 1840 — 1896 )	101
王先谦卷 ( 1842 — 1917 )	112
郑观应卷 ( 1842 — 1922 )	118
伍廷芳卷 ( 1842 — 1922 )	120



劳乃宣卷 ( 1843 — 1921 ) .....	166
盛宣怀卷 ( 1844 — 1916 ) .....	171
马建忠卷 ( 1844 — 1900 ) .....	178
姜桂题卷 ( 1843 — 1922 ) .....	183
赵尔巽卷 ( 1844 — 1927 ) .....	185
吴昌硕卷 ( 1844 — 1927 ) .....	192
樊增祥卷 ( 1847 — 1931 ) .....	207
谭鑫培卷 ( 1847 — 1917 ) .....	218
张佩纶卷 ( 1848 — 1903 ) .....	232
黄遵宪卷 ( 1848 — 1905 ) .....	244
孙诒让卷 ( 1848 — 1908 ) .....	251
陈宝琛卷 ( 1848 — 1935 ) .....	254
杨深秀卷 ( 1849 — 1898 ) .....	257
叶昌炽卷 ( 1849 — 1917 ) .....	261
沈曾植卷 ( 1850 — 1922 ) .....	278
瞿鸿禛卷 ( 1850 — 1918 ) .....	280

柯劭忞卷 ( 1850 — 1933 ) .....	286
林 纾卷 ( 1852 — 1924 ) .....	303
张 謇卷 ( 1853 — 1926 ) .....	327
莫荣新卷 ( 1853 — 1930 ) .....	338
陈三立卷 ( 1853 — 1937 ) .....	341
张 勋卷 ( 1854 — 1923 ) .....	355
严 复卷 ( 1854 — 1921 ) .....	414
徐世昌卷 ( 1855 — 1939 ) .....	497
陈夔龙卷 ( 1857 — 1948 ) .....	587
文廷式卷 ( 1856 — 1904 ) .....	589
陈 衍卷 ( 1856 — 1937 ) .....	593
辜鸿铭卷 ( 1857 — 1928 ) .....	597
杨 锐卷 ( 1857 — 1898 ) .....	602
韩国钧卷 ( 1857 — 1942 ) .....	605
汤寿潜卷 ( 1856 — 1917 ) .....	611
易顺鼎卷 ( 1858 — 1920 ) .....	615

## 张之洞卷（1837—1909）

张之洞，字孝达，号香涛、香岩，晚年自号“抱冰”。直隶南皮（今河北南皮）人。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，与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并称“晚清四大名臣”。

### 少有神童之誉

南皮幼颖慧，有神童之誉，九岁毕四书五经，篝灯思索，每至夜分，倦则伏案睡，既醒复思，必得其解而后已。其后服官治文书，亦往往达旦，自言乃幼时好坐读书所致。十四岁应童子试，成秀才，十六岁北闱举人第一名，即解元也。二十六岁入都会试中探花。廷试对策，指陈时政，不袭故常，洋洋数千言，识者以拟苏东坡。先是，同考官范鹤生得卷亟荐，拟大魁，以额溢被摈，鹤生为之竟夕永叹。翁同龢日记云：“见范鹤生处一卷，沉博绝丽，繁征博引，其文真汉史之遗，余决为张香涛，竟未获隽，令人扼腕！”

（邵镜人：《同光风云录》）

### 无情对

张文襄早岁登第，名满都门，诗酒宴会无虚日。一日，在陶然亭会饮，张创为无情对，对话甚夥，工力悉敌。如“树已半枯休纵斧”，张对以“果然一点不相干”。李莼客侍御慈铭对以“萧何三策定安刘”。又如“欲解牢愁惟纵酒”，张对以“兴观群怨不如诗”。此联尤工，因“解”与“观”皆为卦名，“愁”与“怨”皆从心部，最妙者则“牢”字之下半为“牛”，而“群”字之下半为“羊”，更觉想入非非。最后，张以“陶然亭”三字命作无情对，李苟农侍郎文田曰：“若要无情，非阁下之姓名莫属矣。”众大笑，盖“张之洞”也。

（徐珂：《清稗类钞·诙谐类》）

## 科场佳话

张之洞为咸丰二年壬子顺天乡试解元，时年十六，房师为湖北江夏洪调纬（张因此遇洪氏后人最善，等于武昌范氏）。同治二年癸亥科，始点探花。徐致祥为咸丰九年己未科顺天乡试举人（与其叔徐郟同榜），咸丰十年庚申科联捷中会元（是科及前科，之洞均未赴试，回避考官族兄张之万也），次科壬戌，之洞与徐郟相值于会试场曰：“令侄已高中会元，而我辈犹携考篮。”意指季和（徐致祥号），作不平语。是科徐郟大魁天下，之洞仍报罢，次科始中进士，点探花。

据《广雅堂诗集》及许著《年谱》所载，壬戌会试报罢，同考官内阁中书武昌范鸣和预荐，而卷在郑小山处，未获中，范争之泣下。明年癸亥，仍出范鸣和，得中。范赋诗四章，有“再到居然为此人”句。张之洞亦赋《感遇》诗五律三章，一时传为科场佳话（详均载《广雅堂诗集》）。按范鸣和原名范鸣琼，殿试已列一甲前十名，唱名时，北音读“范”为“万”，读“琼”为“穷”，高唱范鸣琼为“万民穷”，道光蹙眉，谕将此卷移置三甲，乃点中书。当降甲时，道光曰：“四海困穷，天禄允终。”近臣始知范某功名，为琼字所误，因改名鸣和。

张之洞中探花，徐季和在翰林院，应为前辈。季和因抄袭文章之故，刻意避免之洞，出入易道，宴饮不同席。一日，有恶作剧者，知单列名，分为二单，请之洞单上不列季和名，请季和单上亦不列之洞名，两人相值于座中，季和大窘，之洞谈笑自若也。入席，季和请之洞首座，之洞亦请季和首座，同席者曰：“以翰林辈行论，季和应坐首席。”季和曰：“予之先香涛，以科名也；论学问、文章，则予当北面事之矣。”之洞乃坐首席，此后宴会，季和有戒心，必侦察客无之洞，乃往。此亡友王青垞在京，得之于当日同席长辈者。

（刘成禺：《世载堂杂忆》）

## 张之洞学问一瞥

南皮张文襄公之洞督学四川日，作《辘语》训士，时誉翕然。曾文正公见放试差者，必援以相勉。成都武抑斋孝廉谦游公门，尝问治《说文》如何致力。公告以入门法曰：“试先取许君五百四十字部首，记其形体，审其音读，究其训解，殚数十日之力，往复熟习，必期一睹其字，即能读为何音，辨为何义。并闭目而能默写其字体，一一无讹，再与言第二事。”公督两广修三君祠，三君者虞仲翔、韩退之、苏子瞻，皆

以直言谪居岭表者也。题以联云：“江湖忠悃三仙客，岭海人文百世师。”又题武昌织布局联云：“布衣兴国，襤褛开疆。”题银元局门云：“楚国以为宝天用，莫如龙公为总督。”尝于除日以衣裘送质库供用。或戏之曰：“公与名士争名，又将与寒士争寒邪！”然公薨后，吊客归，皆言橐金实不多云。

（姚永朴：《旧闻随笔》）

## 张之洞罢除宾师

南皮张之洞，人皆推其兴学变法之功，而不知其破坏中国宾师之罪。废山长制度而为分校制度，师道不尊矣；废聘请馆宾而札委文案，幕宾制度永除，幕僚制度流行矣。宁乡陈子大颂万世丈，在沪言及此事曰：“吾不料中国千年山长制度，竟丧于张之洞之手，中国此后无师矣。”张之洞狃于三代以官为师之制，阴遂其惟我独尊之怀。按书院山长制，始于元代，山长最尊，朝野奉以殊礼，以迄明、清两朝，袭沿旧制，尊师为中国历代传统之美德，故清代主考、学政放差，内务府派送四色礼物，不曰“赐某某”，而曰“送某某”。为国求贤，师也；下至教授、教谕、训导，亦长揖以拜公卿，师也。吾忆为两湖书院坐办时，子为两湖书院肄业生，讲堂开学，张之洞中坐，经史理文分校旁坐，诸生下立行礼。张之洞调两江总督，谭继洵以湖北巡抚护理湖广总督，行两湖书院开学礼。梁节庵为东监督，与诸分校南面上立，谭率诸生北面行拜跪礼，梁与诸分校率诸生转下，请谭上立，行答拜礼，此后不复见此礼节矣。山长制度，各道府县书院效之，犹自诩曰：“此师古‘师出于官’之法。”自书院改为学堂，校长、教授，皆受国家任命，师尽为官，众师皆以日中为肆，其张之洞始作俑乎。

子大世丈又曰：“幕僚与幕宾异，从前督抚司道以下，皆延刑名老夫子，官曰东主，幕曰西宾。教读亦称老夫子，位与西宾埒。有宴会必设二席，则教读坐东一席，刑名坐西一席，一学一政也。官衙政宴，则教读不与。幕僚者，文案之类，僚从也。予尝为机要文案，张之洞莅鄂，废去聘请之幕宾刑名师爷，刑名、钱谷皆领以札委之文案，文案决事于本官，之洞兼领幕宾地位。合政教为一，之洞有焉。所谓宾客者，皆不能与闻政事，不过谈笑清客而已。民国以来，竞用秘书、参议，又张之洞始作俑乎！”子大世丈讥评张之洞之言如此。

予按张之洞废山长，不始两湖，而始于广雅书院。其督粤时，慕阮芸台学海堂之制，有学长而无山长，毅然废之。不知学长之制，皆从肄业生中选学问最优长者为一学之长，如今日学堂之领班，如曾钊、陈澧、吴兰修为经史文长之类。之洞则外延阅卷者为分校，如朱一新之类。及创两湖书院，用经心书院旧址而扩张之。经心，之洞督鄂学时创建，教古学者也。时万县赵尚辅为学政，亦创建经心精舍，居高才生，乃

合书院于精舍，之洞又改书院为学堂，尽废山长为监督。分校山长拂袖而去者，经心书院山长谭仲修，江汉书院山长黄翔人（黄侃之父，四川布政使）；余皆降格相从，天下无山长矣。

张之洞莅鄂，第一改革，不聘刑名，署中只有教读一人准称老夫子，另设刑名总文案。司道府县效之，皆改设刑名为科长。各省效之，绍兴师爷之生计，张之洞乃一扫而空；衙门从此无商榷政事之幕宾矣。子大世丈又曰：“学无尊师，谁主风气？官无诤友，谁达外情？学者只钻营一官，僚从则唯诺事上；贤者尚不敢妄为，狡者得专行己意。分校汪康年等之捕拿，文案赵凤昌之递解，品类既杂，端由此变。不图大乱之兆，萌芽之洞，天下能治，其可得乎？”追忆往事，为之慨然！

（刘成禺：《世载堂杂忆》）

### 张之洞大开赌禁

光绪甲申中法之役，战局既终，朝中南北两派倾轧之风，亦告结束。先是张之洞由山西巡抚移任两广总督，内阁学士闽侯陈宝琛会办南洋军务大臣，丰润张佩纶会办福建军务大臣，皆北党清流派巨头也，此为北派讲时政最盛时代。同时，吴大澂则为北洋会办军务大臣。及割地议和，陈宝琛受处分，降级录用；并治张佩纶弃师逃走罪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，而张之洞督两广仍无事。京师南派朝官，为联语以讥之云：“八表经营，也不过山右禁烟，粤东开赌；三边会办，且请看侯官降级，丰润充军。”

按张之洞简放山西巡抚，其谢恩折有云“敢忘八表经营之志”，联语起句用此故事。在山西任内，首奏禁鸦片烟，谓为治山西第一要政。及调粤东，军费无着，乃大开赌禁，谓为充饷，命刘学询经办其事。三大军务会办，吴大澂无事，陈宝琛降级回原籍，沉滞家乡二十年，清末始起用。张佩纶马江之役，不战而溃，逃避法人炮火，首戴铜盆，以为护符，回京治罪，免死充发，此李鸿章缓颊也。

（刘成禺：《世载堂杂忆》）

### 张之洞与端方

汉军铁岭高友唐《高高轩随笔》云：“南皮张之洞督楚十九年，其建设事业，规模闳远，鄂人颇称颂之。第晚年政存宽厚，对官吏不能严加督饬，凡贫老者，咸委县缺、厘金以周济之；此辈以戒得之年，恣意贪婪，之洞不问也。端方为陕臬，捭拾新政皮毛以博时誉，与之洞长公子君立京卿订金兰交，以世伯尊称之洞。时抚鄂者为于荫霖，极顽固，疾视外人，对之洞与刘坤一订东南互保之约，尤为不满。之洞恐酿祸，密电

行在，以于调汴抚，保端继任。端固一巧宦也，至鄂后结纳梁鼎芬、张彪，投之洞之所好，之洞堕彼术中，引为同志。壬寅刘坤一出缺，朝命以之洞调署，并电询继任鄂督人选，之洞密保端方，遂令端方兼署。之洞抵南洋，以湘军腐败，拟裁撤之，湖南人大哗。瞿鸿禨在枢府，力言恐激变，遂以李兴锐任南洋，令之洞回鄂。端方不欲交卸，运动枢府，召之洞入都展觐，觐毕，又令之洞留京订学务章程。学务大臣荣庆与端为僚婿，受端之托，对学务章程时时异议，屡订屡必改，困之洞于京年余，之洞无如何也。直至甲辰春，始回任。”

“端方督楚两年，贿赂公行，为所欲为，梁鼎芬又阿谀之。端通行全省整饬吏治文，有‘湖北吏治败坏已十四年矣’之语，盖指南皮也。南皮回任后，有以此文呈阅者，南皮大怒，端不自安，调苏抚。去之日，梁鼎芬于黄鹤楼立纪念碑。丁未，南皮入枢府，梁鼎芬亦因劾奕劻、袁世凯罢官。余于戊申春回鄂，亲晤梁于织布局，梁谓南皮不应赠袁世凯寿联拟以王商（联文为朝有王商威九夷），嘱代达南皮。余旋京后，南皮询在鄂见梁否，有何议论，乃据实以告。南皮曰：‘寿联乃普通酬应，既与袁同在枢垣，日日相见，讵能不敷衍之。若梁某之为端立纪念碑有睢州之正，益阳之忠，滔滔汉水，去思无穷十六字，彼如恭维端之才华，经天纬地，犹可说也；试问有卖官鬻爵之汤文正、胡文忠耶？此真比拟不伦矣。如此谄媚，较送袁寿联何如？在余用王商典，不过切其外务部尚书耳。烦君代达，张某已识破彼为伪君子，受其骗二十余年，以后不必再施伎俩。’言时悻悻。余在南皮幕府凡十三年，南皮每论事，极和蔼，从未见其声色俱厉如此者，殆亦文人好胜之心，不克自持耶？南皮死后，端、梁俱远道来吊，抚棺痛哭，或亦良知未泯也。”

又云：“南皮于万寿山附近六郎庄筑小园避暑，恒召幕僚于茅亭敲诗钟消遣。戊申八月十五日，以中秋两字鹤顶格，令每人拟十联；拟毕，小饮赏月。忽询近日有何新闻，余对有友自沪来，闻郑孝胥评论时人，颇滑稽。谓岑春煊不学无术，公有学无术，袁世凯不学有术，端方有学有术。南皮捻须笑曰：‘余自问迂拙，郑谓我无术，诚然，然有学二字，则愧不敢当，不过比较岑、袁多识几个字。袁岂仅有术，直多术耳。至谓端有学有术，则未免阿其所好。学问之道无穷，谈何容易，彼不过搜罗假碑版、假字画、假铜器，谬附风雅，此乌足以言学耶。’观于此，南皮对袁、端之感情，可见一斑。”

（刘成禺：《世载堂杂忆》）

## 张文襄喜打诗钟

诗钟原始，江阴金粟香先生谓，义起于古之击钵催诗。余谓不然，盖古州群乐名

建除八音数诗，推阐及此，纤巧割裂，未见其胜。张文襄每与客集，必打诗钟，佳者击节叹赏。蔡伯浩以得明保，黄叔颂因委宜昌厘金缺。蒯礼卿言，文襄圈识佳联，随即弃置，故传者不多。当时工而且速，推易实甫、文云阁。张季直最钝，而亦不工。礼卿差优于张，此其自言。伯浩见赏，系嵌第二字“射虎斩蛟三害去，房襟杜算一身兼”，叔颂左第五字“弟兄岑氏奇皆好，姊妹杨家态最浓”是也。

（李详：《药裹慵谈》）

### 终古文昌唤卖茶

张之洞督鄂，巡视纺纱厂，驺从出文昌门大街，有宏兴茶楼者，少女当肆，姿容甚丽。之洞在轿中见之，归语张彪（彪，山西人，之洞任山西巡抚时，由戈什哈提升中军官，最幸用。）曰：“文昌门某茶馆柜内少女，美色也。”张彪会其意，商之女父，诡云入衙门事奉三姨太，将来你家必有好处，可升官发财。女名素云，夜入督署，之洞纳之，流连两月。后因天癸来时，及时行乐，得疴疾而亡，即后墙鼻出。而宏兴主人，前日盈门致贺者，今则垂头丧气矣。后闻之洞令张彪厚恤其家。章太炎改唐诗讥张之洞：“终古文昌唤卖茶”，即指此事。

章太炎改唐诗云：“汉阳铁厂锁烟霞，欲取鸚洲作督衙（之洞莅鄂，欲移督衙于鸚洲，有人云，黄祖曾开府此地，不吉利，遂中止）。玉玺不缘归载沣，布包应是到天涯（谓设纱麻丝布四局）。而今梁上无君子，终古文昌唤卖茶。地下若逢曾太傅，岂宜重问纺棉纱。”（张常云：读曾文正家书，屡课其家妇女，日纺棉四两。予设丝布纱麻四局，亦曾太傅经纶家国意也。）

（刘成禺：《世载堂杂忆》）

### 十六中解元

张文襄年十三，入学顺天。学政为程庭桂，文襄献诗一册，程呵之曰：“童子无躁进，且好好读书。”咸丰壬子中解元，年才十六。

（李详：《药裹慵谈》）

### 尹刑之相避

己未、庚申两会试科，俱以族兄子青为同考回避。徐季和祥，即以庚申全写文襄擢解之文中会元，特改《中庸》为《大学》耳。文襄于同治癸亥始擢第，相传季和与



文襄在京师，如尹刑之相避。一日猝遇于途，季和障面疾驰，文襄遽前梭其腕戏之，因是深衔文襄。季和劾文襄在鄂督任一折，至摘文襄寿李文忠文“池小不足以回旋”，为丧心病狂语。季和欲劾文襄，可举者多，何至以文章宾主之辞为病邪？有云此折为李爱伯所授，爱伯尚不至此。季和连类及之，殆孔北海所谓丁零盗苏武牛羊，可并案也。徐折当时交粤督季勤恪、江督刘忠诚查复。勤恪复折有云：“世有文字渊源，昧心反噬。”云云。亦隐刺季和前事。章奏之学，俱以文字为戏，朝廷无人可知，不然台官宜揭之矣。

（李详：《药裹慵谈》）

### 以画为媒

文襄督四川学时，按试龙安府，知府为王文敏懿荣之父，例为提调，供张一切。文襄见账额画折技，甚工，询之巡捕，对以府尊小姐所画。文襄时已丧偶，到省请吴仲宣制府为媒，王不允。后言之再四，始定聘焉，即王夫人，文敏之妹也，先文襄没。

（李详：《药裹慵谈》）

### 措词之工

文襄工宋人四六，在粤督任，《谢赐寿表》有云：“葵藿之忱未泯，姜桂之性犹存。”《鄂督谢任表》以“江汉南纪”对“申息北门”，人称其工。其官粤督，继张靖达任。靖达随薨于粤，文襄挽之云：“继公惭武库之才，岷首哀思，片石人传羊太傅；据鞍示鬻铍可用，壶头瘴疠，明珠天鉴马将军。”时靖达为言官所劾待勘，得旨复原。文襄措词之工如此。余好访文襄轶事，姑纪数则，以恣我笔端之余兴也。

（李详：《药裹慵谈》）

### 忘记吃饭

同光间某科会试场后，潘文勤、张文襄两公大集公车名士，燕于江亭。先旬日发柬，经学者、史学者、小学者、金石学者、舆地学者、历算学者、骈散文者、诗词者各为一单，州分部居，不相杂厕。至期，来者百余人，两公一一纡尊延接。是日天朗气清，游人亦各兴高采烈，飞辨元黄，雕龙炙辘，联吟对弈，余兴未央。俄而日之夕矣，诸人皆有饥色，文勤问文襄：“今日肴馔，令何家承办？”文襄愕然曰：“忘之矣。今当奈何？”不得已，飨从者赴近市酒楼，唤十余席至，皆急就章也。沽酒市脯，重